

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模式演变分析 ——以中国为例

马 丽, 刘卫东, 刘 毅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主体, 在经济全球化下, 企业行为是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全球化力量促使了企业生产要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 在所有区位自由布局; 地方化力量则使企业生产活动依然受到地方经济基础和制度文化背景的影响。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是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战略行为博弈的结果。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的战略行为不同, 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也不同。本文从企业行为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下, 地方性生产企业的行为选择及其导致的地方生产网络变化, 并以目前我国常见的三种地方生产网络演变模式为例, 进行实证分析。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地方生产网络; 战略行为博弈; 演变模式

中图分类号: F129.9; F224.32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4)01-0087-10

1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由于全球生产、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形成, 经济要素可以跨越国界、在全球自由布局和联系的过程。一些学者认为, 由于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资金以及控制其的企业高度流动, 空间和距离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限制越来越低。逐渐增强的“时空距离压缩”或“时空距离缩短”意味着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纳入全球生产联系网络中, 经济的“地点空间 (space of place)”将会被一种新的、非区域性的“流空间 (space of flow)”所取代。在“流空间”中, 地理区位将消失, 区域将变得无足轻重^[1~3]。但现实中, 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降低生产的地理集聚, 区域空间结构没有走向完全的系统平衡。而且, 随着企业、政府和公众等经济主体认识到区位的特殊性是导致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地方在经济要素区位中的作用更加突出^[4~9]。因此, 许多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将同时受到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的共同作用^[10,11]。

从生产网络的角度看, 经济全球化力量促进了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全球扩展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 而地方化力量则导致企业更加依赖于当地生产网络^[12]。但是,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全球化与地方化力量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关于区域经济活动究竟是以全球化力量为主导, 还是以地方化力量为主导? 另一方面则注重对地方化力量和全球化力量相互作用的基础的研究^[13]。这些研究都是注重了全球化和地方化力量本身对生产活动影响的空间结果研究, 而没有深入探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机制, 以及不同的作用方式和空间结果。即使从网络联系的角度, 尽管许多学者将网络看作是研究全球

收稿日期: 2003-04-01; 修订日期: 2003-09-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企业合作的空间关联效应与区域合作优化研究 (40171028)。

作者简介: 马丽 (1975-), 女, 山西祁县人, 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E-mail: mali @gsnrr.ac.cn

经济的基本单元和方法,但也更多侧重于对全球化与地方性制度基础对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网络扩展的影响,而对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生产网络之间的衔接和交互作用却研究甚少^[14~16]。

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下,企业同时受到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但是,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调整和影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联系方式。简单地讲,全球化力量代表的是生产和运输、通信技术的进步,可以促使生产要素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在所有区位自由地布局;地方化力量代表的则是生产要素的区位仍然受到地方经济基础和制度文化背景的影响,它们就像“粘胶”一样,改变或影响着生产要素的全球分散分布。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地区,全球性流动的生产要素会被黏结起来,集聚而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而在一些地方基础较差,或制度环境僵化的地区,则成为全球化的陷阱,使一些生产要素陷了下去,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或脱离于全球生产网络之外^[10,17]。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的战略行为不同,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是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战略行为博弈的结果。本文将从企业行为博弈的角度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下,地方性生产企业的行为选择及其导致的地方生产网络变化。最后以目前我国常见的三种地方生产网络演变模式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2 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战略行为博弈模型

Harrison 于 1997 年通过对意大利产业区 3 个例子进行的分析,指出地方性中小企业网络本身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新产品的市场化和制造过程中,新技术的创新使地区网络更需要大企业进入带来的金融、市场和政治权力。因此传统的地方生产网络将进行变革。Harrison 认为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网络的演变结果可能有三种:(1)被外部财团所控制,成为财团全球生产组织中的一部分;(2)发展壮大成为具有等级组织的大型企业;(3)由于区域内部的发展分化导致地方生产系统破碎,地方生产系统逐步衰落^[18]。但是,这种结论只是基于经济全球化下,传统地方生产网络在组成结构和制度体系方面的缺陷进行分析所做出的结论。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系统由封闭变得开放,引起其变革的力量可以是来自内部的企业成长所导致的嬗变,也可以是来自外部要素介入引起的裂变。即其与全球生产系统的交互作用,可以是以全球化力量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地方根植为主导,也可以是地方化企业主体——本地企业的成长及全球化战略行为为主导。而且二者行为主体的作用大小不同,导致两个不同尺度的生产系统融合连接的程度也不同,最终导致不同的地方生产网络演变形式。

假设现有两个公司,一个是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跨国公司,一个是基于本地生产网络的地方性企业。前提他们都是具有独立财政能力的主体,自负盈亏,而且企业的战略行为都是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为了占领更大的市场,或降低生产成本,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跨国公司,对于一个地区地方生产网络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两个,进入还是不进入;而地方性的企业,为了走向全球市场,或学习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对于全球性生产网络的战略选择也只有两个:连接还是不连接。这样,这两个主体共有四种选择组合,并形成不同的结果(表 1)。

表 1 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行为博弈模型和空间结果

Tab. 1 Game model and spatial result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with local firms

		本地企业行为选择	
		连接	不连接
跨国公司 行为 选择	进入	跨国公司进行地方根植，与本地企业建立生产联系，本地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连接并扩展。(图 1. a)	跨国公司将在本地企业吞噬，将之作为其全球战略组织的一部分（子公司和 OEM）。(图 1. b)
	不进入	本地企业积极扩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发展成独立跨国型企业。本地生产系统实现空间上的重组。(图 1. c)	本地生产网络依旧游离在全球生产网络之外，最后可能会逐步衰败而消亡。(图 1. d)

3 地方生产网络演变的四种类型

上述四种博弈结果投影在地理空间上，便形成四种不同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模式。

图 1 最左上角的图表示一个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A 是其中的子节点，与其他节点具有生产联系。图中的实线表示跨区域的生产联系（本文中所使用的生产联系、生产网络概念中“生产”的意义比较泛，不仅仅包括狭义的材料加工、装配，而且还包括产品的研发、销售和其他金融、广告等服务功能）。图 1 的最右上角图表示一个企业的地方生产网络，B 是其中的一个节点，并与本地的其他节点建立生产联系。图中的虚线表示本地生产联系。图中 A、B 两点的地理位置关系是不固定的。可能 A 和 B 同在一地区，也可能是比邻地区。不管如何，本文假设 A 和 B 是最容易发生生产联系的企业，即如果 A 节点要与当地企业建立生产联系，必然选择 B 企业。如果 B 企业要选择全球化发展，必然与 A 企业建立生产联系。此两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尺度）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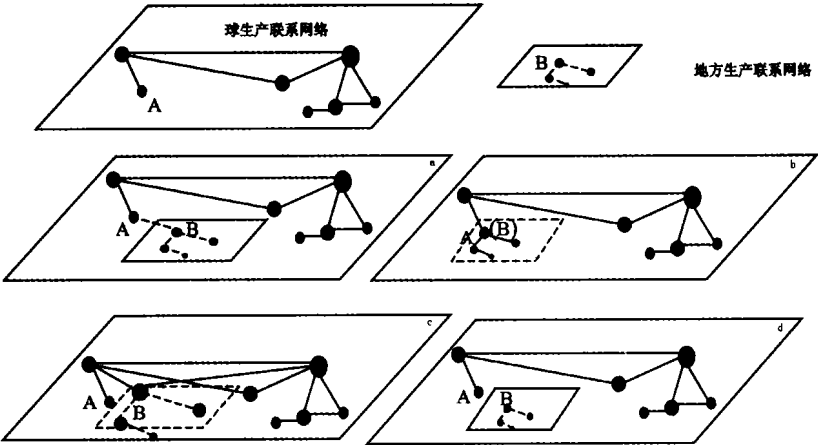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演进示意图
Fig. 1 Evolution of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假设最初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网络是完全分离的。(a)、(b)、(c)、(d) 图表示在不同博弈结果下，全球性企业的生产网络和地方性企业的生产网络的相互作用方式，以及最后的空间结果。

(1) 连接扩展型 在该类型中，企业 B 的生产网络满足或适应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

需求, 因此, 从全球生产网络的 A 节点中引出一条生产联系线, 与企业 B 的地方生产网络连接。其中, 由于企业 B 也是自愿且主动地与 A 建立生产联系。通过生产网络的连接, B 企业实现了其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目的, 而跨国公司通过与 B 企业建立生产联系也实现了其将企业 B 所在地区纳入其全球生产网络的目的。在这个连接过程中, 企业 B 原有的地方联系网络依然存在, 并且企业间的生产联系依然停留在本地区域内。但是, 随着企业 B 生产规模和市场领域的扩展, 该地方生产网络的规模和辐射范围将有所扩大 (图 1. a)。

(2) 破碎融解型 在该类型中, B 地的本地生产网络运行良好, 本地企业向外扩展的需求比较低, 只是想维持现有的地方生产状况。但该地的区位条件或完善的地方联系网络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注意, 积极主动与该地区发生生产联系。于是, 本地的企业联系网络开始破解, 一些企业被跨国公司相中, 专门负责其产品生产链的某一环节, 即成为跨国公司的 OEM。这时 B 地的生产联系网络依然存在, 但其企业间的生产联系已非本地化, 而是成为 A 的一个下属子网络 (图 1. b)。

(3) 成长壮大型 在该类型中, B 地的本地生产网络处于旺盛成长状态。区域内的企业通过网络分工和合作, 全球化扩展的力度很强。相反, 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地企业却缺乏竞争力 (可能在成本、产品差异性等方面)。很快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壮大, 网络内企业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其他节点连接, 实现了本地生产网络的全球化 (图 1. c)。与连接扩展型不同, 已成为全球生产网络重要节点的企业 B, 其与原地方生产网络中的企业之间的联系可以是全球性的, 也可以是地方性的。

(4) 抵抗衰落型 在该类型中, B 地的地方生产系统从原材料供应、加工、装配、销售到技术研发和融资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地方联系网络。该网络的密度很高, 并完全融入每个企业的全部生产过程之中。网络中的企业不需要与网络外的企业发生联系便可以完成全部生产过程。而由于区位和其他因素, 以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性生产系统又对之没有兴趣。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初期, 这种地方生产网络相对于开放的全球生产网络是封闭的, 并与那些全球扩张型企业形成抵触。最后, 地方生产系统内的企业由于发展的差异, 导致内部分化。发展良好的企业搬迁到区位和创新环境运营良好的区域, 并进入所在地生产网络; 而其他的企业由于内耗, 最后走向衰落 (图 1. d)。

4 实例分析

1978 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 实行“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 一方面吸引国外资本到大陆投资, 以弥补国内资金和技术缺陷; 一方面又对国内企业进行制度改革, 鼓励企业集团化发展, 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不同地区由于具体情况不同, 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就目前中国存在的三种地方生产网络演变类型: 吸引跨国公司与本国企业合资 (跨国公司地方根植主导型)、建立开发区吸引跨国公司建立生产基地 (开发区主导型)、鼓励本地企业发展, 实现全球化扩张 (本地企业成长主导型), 分析不同类型地方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的交互作用方式, 及导致的地方生产网络的变化。

4.1 跨国公司地方根植主导的地方生产网络演化模式

由于文化、习俗的地方差异以及非贸易自由化壁垒的存在, 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化扩张的同时, 也倾向于根植已有的生产联系网络。跨国公司的地方根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种是对地方性的生产网络形成根植, 一种是对地方性的企业经营策略和制度环境形成根植。其地方根植程度的大小, 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自身的因素, 如跨国公司经营的类型、

跨国公司协调其经营活动的方式，尤其是对协调性战略性行为的影响程度和类型，主要的贡献因子如跨国公司本身的历史和国家根源、企业的规模和组织结构、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对外扩张的方式以及分布在全球的各子公司及辅助机构之间的组织方式和联系方式^[10]；还取决于跨国公司所根植地区的特性，主要贡献因子包括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所在国、地区所处的经济地位、本地的生产联系网络的发展完善程度、当地的制度文化背景以及当地政府的态度和政策等^[19]。跨国公司根植的区位选择是企业的最优政策环境下做出的最优选择。随着企业的向外扩展，新公司、新项目的上马，不仅要考虑区位的最优，而且要考虑在进入方和接受方之间的成本利益共享机制和相互讨价还价（bargaining）能力^[20]。不同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的地区，接受外来投资和企业影响的能力不同，与企业进入方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也不同，并由此影响了外来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联系方式和强度^[21]。雄厚的地方经济基础，完备的地方产业体系，完善的地方联系网络和开放的地方政策都可以促进跨国公司的生产在本地的根植。

此外宽松友好的政策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行为。基于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外汇、技术管制的自由化和出口限制、税收政策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不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地方根植。为抢占更大的市场，或显示跨国公司对投资地的友好，企业会由于竞争而“被迫”将一些技术和产品本地化。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便是一个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通过战略博弈而实现以跨国公司地方根植为主导的企业生产网络演变的典型范例。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大众）是中德合资的轿车生产企业。1985年由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德国大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各50%的投资比例建成。合资当年，年产小汽车1733辆，到2000年，可生产汽车23万辆，是我国生产规模最大、产品保有量最大的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

德国大众选择上海大众作为其地方根植的节点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相对于德国本土，中国的劳动力素质较高，但成本却很低，上海的劳动力平均价格是德国的1/80，中国大众公司的劳动力价格也只是德国大众公司的1/10。其次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将成为轿车的最大制造基地和市场。为此，德国大众公司最初希望借用上海大众公司已有的劳动力、设备基础，建立一个自己在中国的子公司，成为德国大众公司挺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和基地。第三，当时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工业体系相对完善。因此，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直接参与下，德国大众与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作为企业主体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公司的地方根植过程是德国大众与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及上海市政府权力博弈的结果，因此地方根植程度的大小受到德方的战略决策与中方的制度体系的影响。1985年上海大众公司以全散件方式（CKD）组装桑塔纳小轿车时，只有2.7%的零部件由本地供应商提供，其余部分都来自德国大众公司的国际供应网络。在合资的谈判阶段，大众公司同意将桑塔纳模型本地化，但坚持不具有加速本地化的义务。尽管大众公司向其中方合作者提供了部分原在德国生产的零部件的生产技术，但由于中国地方生产网络的生产水平比较低，因此在最初3年内，桑塔纳的国产化水平提高得很慢，基本上停留在2.7%的水平。1988年，中央提出要加快汽车行业的国产化过程，并制定了关于汽车国产化的相关政策。

该政策规定: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标准,可享受不同的优惠税率:零部件 100 % 进口,国产化率为 0 时,关税为 50 %;国产化率达到 40 % 时,关税为 30 %;国产化率达到 60 % 时,关税为 24 %;国产化率达到 80 % 时,关税为 20 %^[22]。德国大众为了维持企业在中国的生存,不得不帮助和改进中国的本地汽车零部件供应企业。一方面德国大众公司动员其在全球的供货厂商来中国合资建厂,使零部件的生产区位实现国产化;另一方面大众公司从其全球供货厂商处引进技术,提供给本地企业,或是按照大众的要求,引进设备,并制定生产工艺,对已有的企业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上海大众的供货厂商。此外,德国大众公司还经常介绍其退休的德国工程师来中国零部件厂进行技术指导,并为这些厂家与原大众公司配套厂家的合资穿针引线。而上海市政府为了留住零部件国产化的利润,于 1987 年由市政府牵头成立了“上海桑塔纳国产化办公室”。1988 年上海市政府还同意桑塔纳涨价 2.8 万元作为国产化资金。由此,上海大众的国产化水平迅速提高。桑塔纳 B2 的国产化率由 1987 年的 5.7 % 提高到 1990 年的 60.1 % 和 1997 年的 92.9 %;桑塔纳 2000 的国产化率也由 1995 年的 69.7 % 提高到 1997 年的 84.0 %^[23]。

但是,上海大众的成立确实促进了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原来的生产网络与国际生产网络的接轨。目前,在“大众”轿车产品的近万个零部件中,有 65 % 由上海大众之外的企业供给,其中上海境域之外的企业配套生产的零部件多达 4468 个。目前,上海大众在全国有 300 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通过为上海大众提供零部件,这些企业不仅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并在技术方面逐步提高,一些企业的产品甚至也打入了国际市场。如浙江宁波的捷豹集团,最初只是一个村办企业,从为桑塔纳轿车配套生产仅 5 分钱一个的橡胶密封件起家,如今已达到年销售额 1.1 亿元的规模。公司不仅为大众公司的所有轿车品种配套,还拥有自主开发百余种新品的能力,成了全国绝大部分轿车生产厂家及其它行业的配件供应商。目前该公司产品已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站到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起点。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大众公司在中国的地方根植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而且还取决于其所根植的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在根植过程中所遇到的竞争对手的行为。

4.2 开发区主导的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连接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为了顺应和接受世界产业结构转移,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 1980 年开始,中国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1988 年 3 月兴办了海南经济特区。1990 年 6 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开发开放浦东,成立浦东新区。由于经济特区执行了灵活的开放政策和措施,比较成功地引进了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实施了高效的科学管理方法,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84 年在总结经济特区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开放了大连、天津、广州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先后批准兴建了大连、秦皇岛、宁波、青岛、烟台、湛江、广州、天津、南通、连云港、福州等 1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 年又在上海批准成立虹桥、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到 2000 年底我国共成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54 个。1986 年国家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988 年又批准实施高技术产业开发计划,并于 1988 年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同年又在上海建立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到 2000 年底,我国共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53 个^[24]。由于在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高

新技术园区主要以为跨国公司作配套的企业或与跨国公司存在生产联系的企业为主^[25], 以此带动本地企业转型, 或成为其加工厂或制造基地, 或成为其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由此实现本地生产网络的全球化, 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二级单元。苏州地区电子信息生产网络的发展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近几年来由于台湾政治不稳定, 制造业相对饱和, 发展空间有限, 因而许多电子信息企业逐步转向大陆投资。最初在珠三角的东莞一带, 后随着长三角地区的逐步开放, 优越的地理位置, 可以便利地接受到上海的技术和信息辐射, 社会也相对稳定, 且拥有一大批技能工人, 所以台商逐步把信息产业的投资重点放在上海附近的苏州地区, 将这里作为他们生产扩展的主要基地。

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要求其必须具备并形成完善的地方生产网络。最初台湾的电子信息企业主要是为美国、日本的品牌企业作代工, 台商所提供的产品只有在价格和性能上具有竞争力, 才有可能生存, 这就逼迫他们必须建立良好的上下游合作关系。上游的零配件或原材料生产厂按下流的整机厂的需求生产, 下游企业需要的产品能随要随到, 使企业的库存和运输费用实现了最小化, 生产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市场竞争能力就能增加。因此要求电子信息企业之间生产联系密切, 在空间分布上也相互邻近, 尽可能分享技术、市场和信息。因此, 一旦一个企业投资某地, 常会吸引与之进行协作配套的企业随后跟进, 既减少了在投资地选择中的信息成本, 又保持了已有客户扩张后的新市场。

1994 年, 明基在苏州新区的厂房刚落成, 为其配套的 16 家企业便在距苏州 12 公里的吴江安营扎寨。随着整机厂的不断进入, 当地的配套能力越来越强, 台商投资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苏州新区地价较苏州工业园区便宜, 集中的台湾整机企业较多, 如明基电通、罗技、华硕、罗礼、罗捷、飞利浦(台商投资)等。昆山和吴江的地价又比苏州新区低, 原来主要是电脑配套企业的聚集地。2000 年, 仁宝电脑继显示器、台式机、手机之后, 开始建立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在仁宝的带动下, 2001 年英业达、广志、神达、志和、伦飞等台湾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相继进入昆山出口加工区。加上苏州新区的华硕、蓝天, 苏州地区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已有 8 个, 年总生产能力已超过 1000 万台。现在, 笔记本电脑总成本中价值约 50 % 以上的配件, 如 CPU、硬盘、LCD 显示屏、镁铝合金压铸外壳等从外边进口外, 其他零配件, 包括塑胶射出成型外壳等都已在当地生产。2001 年 3 月, 明基、联电旗下关系企业台湾达基科技与联友光电合并成立的友达光电, 通过明基电通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购买 500 亩土地, 加快了 LCD 液晶屏生产基地的建设。据悉, 每月 17 万片液晶屏的工厂投产后, 笔记本电脑显示屏也将在苏州当地实现配套。

但是目前苏州电子信息业的产品销售主要还是通过纳入台湾公司的外销渠道实现。台湾的电子信息业是通过给日本、美国的品牌企业作 OEM 起家, 慢慢积累一定的技术和经验后, 才开始作自己的品牌。因此虽然目前台湾电脑公司的销售渠道有 OEM (品牌厂商提供设计图纸, 制造企业按单生产)、ODM (品牌厂商对生产企业设计制造的某一产品提出部分修改意见, 生产厂家按要求生产) 和 OBM (制造企业做自有品牌) 三条, 但主要还是以 OEM, ODM 为主。因此, 苏州地区的信息产业的地方生产网络通过台湾厂商在全球信息产业生产网络的介入而与全球经济接轨, 而自己只是全球信息产业生产网络中的

一个二级节点(图2)。

4.3 地方企业成长主导的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连接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浙江、江苏、河北等地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许多以某种产业为主体的企业集聚区域。这些企业或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或以专业化市场为核心,或以某个特大型企业为依托而集聚在一定地域空间内。企业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联系,而且还包括各种正式、非正式的信息、技术、设备等联系。这种错综交织的地方生产网络不仅促进了一些新企业的诞生,还促进了一些小企业逐步成长成为大企业。最后,本地的生产网络和地方环境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这些企业开始向区外,甚至国外发展,逐步把生产供应和销售网络向全球化方向扩展。

例如温州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在实现销售市场的全球化后,为了能够迅速地接纳全球市场的需求信息,开始对其原有的地方生产网络予以变革,以满足其企业发展全球化战略的需要。首先,在上海和欧洲成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技术优势,进行新产品的孵化过程。其次,在北京和硅谷成立信息中心,利用当地信息流量大优势,及时获取新产品信息和市场信息。第三,除国内的300多个分销中心外,还在国外成立了30个销售中心,负责产品销售的国际化过程。与此同时,温州其他的一些大型企业也经历了同样的成长和壮大过程,也同时对其生产组织网络予以调整。许多企业把总部搬到了上海或在上海注册,如得力西公司将总部搬到了上海青浦区,希望藉上海得天独厚的市场和技术优势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还有一些企业把市场销售出口和技术研发搬到上海。而温州的本地生产网络越来越“沦落”为大型企业的生产基地和中小企业的成长乐园。

可见,经济全球化下,传统产业形成的本地生产网络将发生深层次的变革。当地的生产协作配套网络依旧是企业生产职能的最佳区位,但无法满足其决策和技术信息的需要。反之,在交通、信息、市场发达的地区,将形成管理控制部门集群的生产网络。经济全球化下传统产业将发生职能上的空间重构,由最初的包括上下游协作配套企业、以及相关的科研、金融、服务等部门的综合集群向注重于某一种功能的职能型集群转变。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经济全球化下,以企业为主导的地方生产网络的演变首先是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全球化力量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为代表;地方化力量则以地方企业所依赖的地方生产网络为代表。但是,这并不一定说明全球化力量促使企业往外走,地方化力量促使企业根深蒂固在本地区域。实际上,全球化力量既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也可以促使企业充分的根植在本地生产网络中。同样,地方化力量可以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经济循环的驱动力,也可以是限制企业出走的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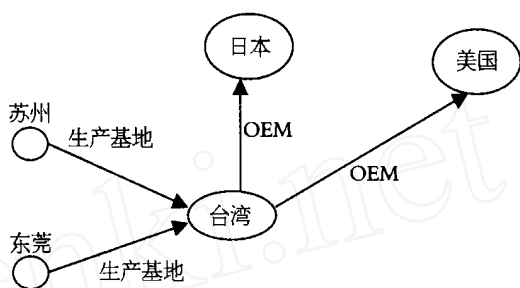


图2 苏州通过台湾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联系示意图

Fig.2 The relations network of Suzhou wit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via Taiwan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于2001年9月在苏州、昆山的访谈绘制

其次，本文的基本假设是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的行为战略是在对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予以仔细评价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一般假设这种战略选择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促进其本体利益最大化的。其此，通过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行为博弈而得出的地方生产网络演变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实际操作性。

第三，本文将地方生产网络的演变模式分为四种类型，在不同的类型中，地方生产网络演变的空间结果也不同。在一些类型中，地方生产网络的演变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生产网络的连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在另一些类型中，由于地方生产网络被孤立在全球生产网络之外，最终走向萎缩和消亡。这便给各地政府提供了一个指导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可以通过分析判定本地企业生产网络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属于哪种模式，而后通过给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提供联系的媒介和通道，或通过积极改善本地投资环境，吸引跨国公司进入本地生产网络等途径，促进本地生产网络向好的方向演变。

参考文献：

- [1] John Bryson , Nick Henry , David Keeble , Ron Martin. The Economic Geography Reader ,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Global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 Ltd. , 1996.
- [2] D Held , A McGrew , D Goldblatt , J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 Economics & Culture. Policy Press Limited , 2000.
- [3]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2000.
- [4] Allen J. Scott. Regions and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 Peter Dicken. Global Shift-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Ltd. , 2000.
- [6] Porter , Michael E. Location , competition ,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 2000 , 14 (1) : 15 ~ 35.
- [7] Cenosko , Joachim. Networks , innovative milieu and globalization : some comments on a regional economic discuss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 1997 , 5 (3) : 283 ~ 298.
- [8]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1.
- [9] 陆大道 .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 地理研究 . 2003 , 22 (3) : 261 ~ 271.
- [10] Ash Amin , Nigel Thrift. Globalization ,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1] 李小建 , 张晓平 , 彭宝玉 . 经济活动全球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地理研究 , 2000 , 19 (3) : 225 ~ 263.
- [12] Lai Si Tsui-Auch. Regional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nd developmental impact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region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 1999 , 23 (2) : 345 ~ 359.
- [13] Michael Taylor , Sergio Conti. Interdependent and Uneven Development Global-local Perspective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Gower House , 1997.
- [14] Peter Dicken. Philip F. Kelly , Kris Olds , Henry , H W C. Chains and networks , territories and scales : toward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global economy. Global Networks , 2001 , 2 (1) : 89 ~ 112.
- [15] Henry Wai-chung Yeung. Organizing the firm ' in industrial geography I : networks ,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 2000 , 24 (2) : 301 ~ 315.
- [16] Sam Ock Park. Network and embeddedness in the dynamic types of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 1996 , 20 (4) : 476 ~ 493.
- [17] Victor F. S. Sit , Weidong Liu. Restructuring and spatial change of China ' s auto industry under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globalization.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2000 , 90 (4) : 653 ~ 673.
- [18] Bennett Harrison.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r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 New York : The Guilford Press , 1997.
- [19] Yue-man Yeung , Xiaojian Li.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local embeddedness : company case studies from Shanghai , China.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 2000 , 52 (4) : 624 ~ 635.

- [20] Uday M Apte. Decision model for plann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programs. IIE Transactions, 1999, 31(1).
- [21] Yue-Man Yeung, Xiaojian Li. Bargaining with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cas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3): 513 ~ 533.
- [22] 吴晓燕. 难以面对的现实—汽车国产化面临尴尬悖论. <http://www.qiche.com.cn/files/200204/12020.html>.
- [23] 李小建. 公司地理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 [24] 顾朝林, 赵令勋等. 中国高技术产业与园区. 北京: 中信出版社, 1998.
- [25] 张晓平. 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特征与动力机制. 地理研究, 2002, 21(5): 656 ~ 666.

Spatial evolution of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 Li, LIU Wei-dong, LIU Yi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goods,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will have impact on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product elements. However, the local force based 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So, the behavior of regional economic main body—enterprise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co-action of global force and local force.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obe into the mechanism and type of actions between global force and local force, and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in the view of the game play between global corporation and local enterprise.

Firstly,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wo kinds of enterprise are economic reasonable bodies, their strategic behavior under globalization all aimed to make their benefits maximiz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aims, the global corporation and the local force all only have two choices: the global corporation could select entering or not entering into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while the local enterprise could select connecting or not connecting wit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So, this will lead to four results of combinations and results of these two enterprises.

Secondly, with regard to four game results of the global corporation and the local enterprise, which will lead to four types of evolution of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which are connecting and expanding, breaking and solving, growing and stringing, and resisting and waning.

Finally, we conduct analysis by taking three field examples of Chinese current three types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s evolu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 strategic game; evolution models